春秋通論

識閒有卓識之士摘取而議之者然終不出其範圍仍就其事以為論而時形已見方疑而忽信此違而彼從吾未見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則終是非則終非未有兩岐于是與非之間者嘗考其書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論若其解經之語大半紕繆與公穀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辭浮夸是尚亦多失實非果親見當時策書而受經于聖人者是以學者必宜合傳以從經不可合經而從傳韓昌黎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當時有鄒夾二氏故言五傳今不傳）誠哉是言也嘅自三傳作俑以來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

不書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後起俗字執此一字以說春秋先已誤矣而謂孔子嘗執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執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據其所爲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疎孔子裁定舊史以取其義不過數大端而其事已畢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嘗屑屑焉如經生家著一書執一例以從事哉嗚呼自例之一字興而唐王仲淹宋朱仲晦無不以孔子自命矣豈惟王與朱執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難焉若夫常事不書之說實起于公羊而唐宋諸觧經者靡不奉爲龜鑑夫以

為常事不書則春秋所書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非禮也非法也非禮非法必皆譏皆貶也于是明明待禮者必以為非禮明明合法者必以為非法深文羅織罔顧是非每條必砌成罪案使孔子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為刑書為謗帖嗟乎誰毀誰譽之謂何而誣聖人至是哉由是豎儒目不知書錯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孔子假南面之權行賞罰之典黜陟諸侯進退百職以匹夫而為天子雖以天王之尊亦不難貶而削之是亂臣賊子孔子躬實自蹈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臣賊子乎誣聖滅經罪大惡極不知春秋天子

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國以該天下猶曰天子之事非諸侯之事也云爾錯解孟子一語以致錯解孔子全經則又三傳之流弊至此爲已極也予用是發憤從事兹經大破三傳積習而後起之邪說悉屏弗論獨摘孟子中所述則丘竊取之言反覆深思求其取義所在此從來諸儒所略而弗道者雖以蠡測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則爲書法書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與常事不書二者爲說安在其爲書法也蓋書法雖不同于取義亦必斷自聖衷出自聖筆學者均不可

略已以是二者分別孔子之新意與魯史之舊文加諸標識無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過深震驚爲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疇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諸傳而究遺經者吾目中未見其書也不揣狂悖大槩依斯言以成此編不知有左何論公穀全經前後起應首尾貫穿即微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經之戾辭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瑣語邪孤行一經實自予始質諸聖人諒可無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際恒識

春秋通論目録

春秋論旨

自古說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著端于前序茲更詳之例字始見于杜元凱釋例以左氏之例而釋之也其言曰傳之義例總歸諸凡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是例者實創始于左而發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義始不明于天下矣聖人據魯史以修春秋何嘗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不曰其例則丘竊取也聖人如化工然變化日新隨物付形無不各得如門人問仁問知問君子問爲政同一問而其答之也各異初無一定之義則其不尚例槩可知矣使

聖人執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學規胥吏之計簿而爲足爲聖人之書可傳于天下萬世哉且史者尤不可執一例以爲之也史以記事事有萬變例豈能齊此合則彼違此同則彼異必致踈漏多端是自取敗闕也乃杜氏執例以求見其或合或否或同或異而例之說窮于是無以處此則又曰變例後人因而爲之辭曰美惡不嫌同辭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謂也曰變則不合之別名也例既不合則無例可知矣例者此爲美辭彼爲惡辭之謂也今美與惡同辭則無例可知矣是皆自縛自解歸于遁窮究無說以處此

而世之人猶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貶之說因以興焉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不惟孔子原無褒貶之心而春秋實亦無所容其褒貶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豈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謂孔子原無褒貶之心也若夫直書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滅國此即是貶不能加一字以貶之也若其他事本無可褒貶者則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貶之可知矣乃執例者勢不得不求其褒貶求之不得乃于書日書月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爵書國書師與其或

不書以上者之類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貶也是使聖人爲巧佞之夫險側之輩資文字爲喜怒借筆墨爲譏彈埋一字以中傷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語隱即稍貌爲長厚者亦所深恥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嗟乎爲其說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謂春秋實亦無所容其褒貶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書之說因以興焉公穀謂常事不書者何也彼見春秋君大夫少善多惡故少褒多貶因爲常事不書之說則凡所書者皆貶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聖人雖言無毀譽然譽猶善于毀故又言譽有所試不更言毀自

見毀之必不可有矣今若此則是聖人純有毀而無譽不更失聖人之心乎此因褒貶二字不能平施經中乃側重于貶故又為常事不書之説也凡此二邪説皆例之一字啓之君子所以歎息痛恨于三傳也

史者記事之書也春秋即史也既為史則書其事即是褒貶如史記為後代之書以文辭是尚者亦且直書其事不以己説參入其間己説乃別為論贊而況春秋之一字不多設者乎則褒貶之説春秋斷斷無矣史以記事則常事書非常之事亦書若獨取非常之事書而常事不書何以為史猶之獨取常事書而非常之事不書

不可以為史也則常事不書之說春秋斷斷無矣二說既無則例亦無矣此皆由世人習而不察失記春秋為魯史而别以春秋為孔子之神異經秘密藏故耳今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聖人之世莫過孟子而孟子願學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詳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雖一國諸侯之事實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謂其尊周也罪我者謂尊周則諸侯之僭竊自見惡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惟指春

秋所書弒父與君者言之謂書之則將流惡名于千載故懼也其義皆明白顯易別無甚深奧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謂春秋只一箇權字因而有人焉謂仲尼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為僭竊之人其書為僭竊之書而春秋亡矣其于亂臣賊子懼謂事事皆有貶皆所以使之懼每一事必鍛錬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誅亂賊之心而後已雖明知誣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為法家之人其書為法家之書而春秋亦亡矣予嘗謂今日欲解春秋必先知解孟子良不誣也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一語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葢以其不知其義之為何義也夫義之所在魯史臣寧不知之然必不能如聖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則以已意為之所謂竊取之是也後之人雖不能盡測然其大者亦自顯然可見約而求之豈無數端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餘則不敢穿鑿以失聖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沒聖人謹嚴之意爰是加諸標識則春秋之眉目燦然畧見而聖人之心事亦或躍如于紙上矣至于書法固聖人之餘事亦宜標出以別舊文使人知為

聖筆不可略也吾見春秋書日昔人有會例從法之書會例是已從法何不言從義乎誠以書法猶屬文辭不足以盡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論春秋質諸後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時去上古淳樸已遠其風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則凡春秋所書會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屬不善故聖人據事直書而不善自見非貶之也設使孔子為唐虞史臣則其所書皆善言善政亦豈孔子褒之乎故謂之常事不書此最惑亂春秋誣罔聖人之邪說予謂史所記者大事耳如會盟征伐

必其有關于一國及天下之故而後書若小事則有不勝紀矣故為改之曰小事不書

自古以例說春秋予槩為埽盡惟標取義及書法二者又常事不書之說予改為小事不書如是則春秋之旨廢可復明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

予嘗見世儒說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傳後起最不通之例若公穀之例則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輕議矣又所辨論者以此例之是駁彼例之非而亦自為其例究不出例之範圍也此由例之一字從來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間有以書法論春秋者而取義則從無人及之蓋春秋以取義為大不可混取義為書法猶之不可混書法為取義也須辨明始得
取義必其真確無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標出若臆度影響之見似是而非者槩不敢妄標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傳久矣而左傳尤如影之附形學者須刻不可離也然予謂經有三傳經之所以滋晦也公穀之紕繆世盡知之姑且無論而左氏之誣罔不實世或未盡知之也何則公穀言義其紕繆可以立見左氏言事

其誣罔難以懸知故世敢于闢公穀而不敢于闢左氏爲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輿輩亦知闢左然旋闢而旋据之終不能出左之範圍此非左之以事勝乎予觀左解經之語亦大半紕繆與公穀同而其事實與經牴牾者什之三四然則經反非耶故其事難以懸知者亦以經知之而已夫傳以證經也傳不足以證經安用傳爲豈可舍經而從傳哉退之束傳之言蓋亦發憤有見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見有行之者故予倣其意以著此編經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絲馬迹未嘗不可以見而其會盟征伐亦可合前後總觀而得之若夫傳之

繁文瑣事怪語夸辭以及幃房猥跡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盡据其事以說經乎且諸例實作俑于左則其害經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

左氏固周人但非親見孔子亦非親見國史也故與經多牴牾然以其為周人其言亦時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經凡後人說之不合者則以左傳正之而于春秋凡左傳說之不合者則以春秋正之

左傳雖出于張蒼然實顯于劉歆之手見歆移大常博士書或因謂歆偽作夫歆則安能作左傳豈不高了劉歆

編中公穀皆不置辨以不勝辨也惟左氏有與經牴牾
及誣罔不實者則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
安國亦妄自稱傳其紕繆已極世人稍具心目者無不
周知又安用予辨爲故公穀與胡氏槩不之及惟其中
凡言禮制者似乎鑿鑿實則皆杜撰無稽之言間一及
之無俾世世惑而已
安國傳大槩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稱之至今以行于
世又兼襲孫明復尊王發微劉原父意林諸書取其最
紕繆者併非全自撰者又不可不知其所由云
劉原父春秋權衡專攻三傳盛名之書也然吾觀其攻

左惟在解經語人亦多知其謬又多辨杜註杜註之荒謬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為事其切要處則鮮及之若其攻公穀則益無論蓋亦淺陋之書也

李廉氏春秋會通專于詳例頗為害經然正予破例可資以查核

張洽氏集註明初與胡傳並用亦以張為朱仲晦之門人故其後專主胡而張廢予觀此書與胡亦相伯仲但謬妄不若之甚耳

崑山新刊經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種佳者絕少畧可觀者呂大圭氏或問程積齋或問而已

黄東發解春秋語多有可觀間見于他處未見其全書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議論甚正

郝仲輿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淺陋無當其書專辨楚之非夷以己爲楚人也致爲可笑按楚本蠻方蠻與夷别古南方皆蠻國故孟子言南蠻夷則遠爲外國也郝于蠻夷且未辨胡嘵嘵爲吳越亦蠻也今江浙之釆富麗且甲天下人何嘗以蠻少之而其人亦何嘗以蠻自歉邪

季明德春秋私考主于闢左可爲有識然其自解則多

武斷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隱括顛末貫穿前後最為
曉暢宋明以來之說春秋者未有能過之者也
凡經書魯君所行禮事多春秋時之禮春秋時之禮即
周禮也故周禮雖亡而賴春秋所書猶可得其千百之
什一柰何諸儒誤執常事不書之語槩以為非禮書之
所以示譏然則諸傳及後人反知周禮而春秋之君臣
反不知乎此由誤執謬語以致曲說誣罔有所不恤耳
不知此乃大事所以書之亦可為小事不書之證
謂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然則孔子為幸災樂禍之人
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違心反說以為記

異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書一語流毒以至于此極也

吾今始知後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為說者亦無怪其然何則蓋由于不知魯史之舊文何在聖人之取義何在書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為解經話柄若舍此直無置喙地矣

謂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為刺譏此世之陰險薄夫所為然則解春秋作如是觀者定是此一輩人耳

或問春秋既無褒貶然則孟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義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誤解孟子此語以孔子

爲天子以春秋爲刑書也然尚有未盡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亂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謂春秋書臣子弑君父則亂賊自懼亂賊懼則天下治矣孔子之時本非治也姑以此爲一治便于伸其治亂之說耳孟子與孔子道同而跡不同孔子言言質實孟子生于戰國尚議論手采其言多有不可執泥者茍或執泥便會錯去如諫而慾患好貨好色不將爲逢君之惡邪尚論聖賢所宜知此豈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亂賊懼真不值一笑也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後論

之周匝無遺使人一覽首尾瞭然者次也若僅就此一
事評論善惡得失災祥報應膚辭套語漫衍盈幅此是
史論與經旨毫無干涉斯為下矣吾見宋人解春秋大
率不出下著而宋後至今諸家亦不能免焉愚著絶去
此獘寧為簡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論覽者審之
編中取義者以○識之書法者以△識之註字于傍其
無識者約略皆舊史文也非敢于聖言有所點污誠思
冀得聖衷之一二爾知我者亮之
無例之説既備論于前又各詳于經文之下書成復加
薈萃諸傳及後人所造種種謬例牛毛繭絲分條明辨

名曰春秋無例詳考以附于後吁竭其愚衷大聲疾呼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覽此即可了然無俟旁搜曲討也

春秋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姚際恒

隱公惠公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隱公者必當日秖就魯史原本從隱公而始也其前或別一史官或散佚難討均未可知無他義也或以平王爲言魯史無與周事且何不托始于東遷之時而托始于其末年乎

元年

諸侯奉天子正朔其有國也則各以其始年爲元蓋由來久矣

春王正月

王者君也王也春爲四時之首一歲所托始猶君王之義故曰春王爲此稱者所以重天時端歲首也春雖二三月亦必稱王而夏秋冬雖四七十月亦不稱王後世于春曰青帝曰東皇雖近不經然未嘗非本此爲其名也此出孔子之取義而非魯史舊文何以見之有春下無王者乃仍舊文偶遺耳春秋本無例也後人不明此旨以王爲王者之王附會孔子尊王之義以春字句絕王正月三字連讀不知孔子固尊王然以史紀事之月而寓尊王之義亦殊無謂春秋

之時侯國雖强王室雖弱即以桓文之强大猶秉正朔未聞敢有改易豈虞我魯之不奉正朔而特加王以明之乎且王稱天王亦孔子之取義也而亦有時仍舊文稱王所謂春秋無例也若春王則惟一王字並不稱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見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學者試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夾入一王者王字于中豈不近稚以王屬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屬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子春獨非周王之春乎暇當曰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獨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則一歲之正月足矣

何必兼二三月而言耶兼二三月而言是以春王爲義而非王正爲爲義義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仕何不皆可王予惟其錯解王字所以有後來夏時冠周月之謬說苟知春王二字本相連奚至有此謬說哉今常人不必通春秋之義者順口讀去必曰春王二字連正月而不曰春斷一字王正月者亦可見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連讀否則當以春字句絕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曰王周豈成文理耶是王之屬春不屬正尤斷斷然矣

若夫正月之爲建子也春之爲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說人多知之可無俟予贅矣

經凡四公不書即位此隱公與莊閔僖公也蓋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書也詳凡例詳考左氏于此謂不書即位攝也据謂隱公桓公均非適而隱居長則自應立豈可謂之攝乎隱在位十一年生稱公死稱甍與他公同初無攝之事跡可證固不待歐陽氏而後知其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書即位之義于四公皆附會其說以實之謂莊不書即位爲文姜出故也閔不書即位爲亂故僖不書即位爲公出故皆

非其事而妄言詳無例詳於于隱公益無以言之則創以爲捆尤爲鑿空無據合而觀之其悉爲附會昭然可見矣彼弟從捆之一字辨之者猶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近魯小國非附庸也儀父其大夫也魯鄰以隣國相盟邾子不親至而使大夫往其後亦然是必有疾不能往也儀父名古多以父爲名如蔡侯考父齊侯禄父可證左氏謂即邾子克其謬有三克爲名則儀父爲字全經于諸侯未有稱字者一諸侯卒名及滅國

出奔或名從未有盟而稱名與字者二前稱邾儀父
後稱邾子克經從無此體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勝之之辭敵國則言伐言敗言取全經無言克者
今變文言克則以其爲兄弟之親不可以敵國言此
孔子之書法也

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稱伯是其爵並無譏意又
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楚世子商臣弑父稱子豈
于其爲子乎又曰如二君故言克二君從未言克也
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經于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豈有來告而難之不書乎且經于內諱未嘗于外諱何難必之有可見摘取經字造爲謬例實左氏之作俑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子常稱也春秋時皆稱天子爲王故孔子加天于王上猶之稱天子也且以當時楚吳諸國有僭稱王者故加天以別之此孔子尊王之義之大者所以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天王字他經無見況史臣乎其出孔子新意可知王稱天王春稱春王王之天猶春之王正是一類語義亦可無疑于春王矣

宰非冢宰也宰本爲有職之通稱如邑宰亦稱宰是也經稱宰有二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與此宰同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稱爵不名則爲冢宰可知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此必魯以惠公及仲子之喪同赴于周故天王亦同下賵天王賵諸侯禮也惠公仲子二禭也不書及二禭同也或作惠公之仲子解謂以天子之尊下賵諸侯之妾爲非禮不知此云惠公仲子與後書僖公成風同若云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無論君與妾子與母前後不應混同其文而春秋亦斷斷無此書法也

左氏謂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按天王下賵諸侯距隱公改元方七八月何云緩乎其云子氏未薨盡人知其謬賵者因其來赴告也世無不赴告而預賵生者之理益誤認二年夫人子氏薨爲仲子也因是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母孝公妾以證其蚤薨尤可怪其事于何據乎乃主其說者謂據僖公成風之例不知穀梁正誤解僖公成風耳說見上至云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反若全賴此解爲天王出脫者則更可笑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國近宋見莊十年宋人遷宿茲公往宿與宋人盟而宿亦與可知及公及也或言公及或言及無例謂此爲內稱及外稱人兩微者也非也人者通上下之稱或亦微者未可知若內及則不必微者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又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居或亦以此爲公及謂不言公爲內諱然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又何居

及猶與也書及或主我或主彼均不可知無例左氏于前及邾儀父盟謂公欲求好于邾于此謂公立而求成焉皆爲攝之一字爲此揣摹之說耳故凡謂及

者我所欲與内為主又皆祖此為說俱不可從

冬十二月祭伯來。

來來朝也王臣來朝不可以訓故止不言使下去朝字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而紀其卒未有不為大夫者書公子常也間有書大夫公子者亦同無例不日史闕亦無例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會者兩相會之辭或内為主或外為主不可知無

例必謂會爲外爲主非也然考其地則亦有可知者

潛魯地是戎來而我會之也

春秋之時戎雜居中國久矣公會之要亦有不得已

者與然據義中國不當與戎爲盟會此亦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無譏意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近莒魯之地蓋嘗屬魯茲莒取之

人者通上下之稱故書人無例莒亦小國故常書人

無駭帥師入極

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下

可稱公曾孫則爲之賜族族即氏也孫嘗以王父字爲氏此無駭據左氏謂公子展之孫則當爲展氏矣左氏子八年無駭卒乃云羽父請諡與族請諡可也請族非也焉有終身爲大夫而無氏者哉決不待卒而後請族明矣說詳無駭卒下

極亦近魯莒附庸小國春秋初魯大夫無專兵之事凡稱其帥師者皆公使之也故或書公使或不書公使無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日不日無例餘說見前會戎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先言女者從外稱也再言伯姬從內稱也

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無例大夫或稱名或稱字亦無例以不稱使謂昏禮不稱主人撰爲有毋無毋之說謬甚以書大夫名謂非王譏不親迎尤鄙儒之見天子諸侯無親迎之禮所謂親迎者迎于境上非遠迨他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莒皆近齊而紀尤甚故紀既昏魯而要莒爲盟以

防齊也左氏謂魯故也則以其昏魯而要莒盟使莒魯交好殊迂

子伯字必有誤或伯字衍左氏以伯作帛然不應大夫先諸侯

左氏以爲桓公之毋即仲子則是元年天王先賵矣謬不待辨公羊以爲隱公之毋謂不書葬成公之意子不終爲君毋亦不終爲夫人亦謬經已明言夫人矣惟穀梁以爲隱公夫人近是故人多從之公在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左氏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故此鄭討公孫滑之亂經于鄭伐衛書于衛伐鄭何以不書未敢信後倣此

言伐有言戰者有不言戰者言戰詳也不言戰畧也無例既伐矣安有不戰者哉謂不言戰衛已服此鯫生之見衛非弱小于鄭何事兵臨而即服耶四年衛人伐鄭衛之未服居然可見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志變也或言日與朔或言日或言朔或不

言日與朔史之詳畧異而失之也

日有食之本小雅可見古人亦用經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孫桓王立

天王崩或志崩不志葬或志崩志葬史之詳畧異也

無例杜氏謂不書葬魯不會非也凡書葬不必定是

魯會必如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始是魯

會也不獨天王凡諸侯書葬皆然往會則書其但書

葬而不言葬往者亦非魯會也說詳無例詳考

天子崩諸侯本有會葬之禮但衰陵至于春秋王室之

弱諸侯强不知有王矣難以責諸侯會葬之禮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周之世卿尹吉甫之後當時皆稱其爲尹氏不敢名也如詩尹氏大師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周卿士不卒卒者亦如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但彼名此不名異耳書劉卷卒者以其新在會也若此尹氏與王子虎以其權勢所在而私交之故書與

尹氏不書名不書爵蓋循當時之稱亦第曰尹氏耳則其以名字爵位爲襃貶者其非可知矣不然以其

有罪削其爵可也何為併削其名耶惟其所書如此

故左氏不解而以為君氏聲子也與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奔喪會葬可也豈賻禮亦不致乎書來求賻以見王之過小魯之過大矣

不書王使未逾年不稱王也稱武氏子者大夫之子遺其名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今外諸侯皆稱卒者嫌與內君稱薨同也或曰從赴稱卒非也

外諸侯卒書日書名常也或不日或不名闕也無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鄭莊要盟于齊僖是時魯宋爲一黨齊鄭爲一黨而齊鄭爲强宋鄭之爭始此而齊之伯亦由是以肇焉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書葬說者謂魯人往會故書今按之殊不然使凡書葬皆魯往會則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類何以獨書而其他皆不書乎且如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葬

齊悼公方伐之歸而即遣人會葬必無此理也說詳
無例詳考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小國也前既入向茲又伐杞取其邑何其暴與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公子弒君者商人歸生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
知不書豈同一弒君父也又分别賢否與故書公子
與不書公子無例邪說者乃謂以國氏夫不書國知
爲何國事乎又謂罪君父不待以公子之道若然亂

臣賊子皆得以藉口不懼而反喜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衛地前公與宋盟于宿玆宋欲伐鄭將摟魯衛以共伐故與遇于衛地此宋所欲明甚然則謂及爲我所欲者非可知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役据左氏謂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今觀首書宋公則宋爲主兵以讐鄭可知也衛則爲其所摟且非君往故與蔡同稱人或專以衛爲言衛國弒君于此條則無與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四國伐鄭不得志至是要魯魯使大夫帥師復共伐之

春秋書法凡大夫出征皆不書公使其魯大夫出征春秋前之為公使者在焉後之專兵者亦在焉左氏見不書公使遂謂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不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此昧于經之書法無公使之文而附會為此說也魯宋交好盟于宿又遇于清豈有來乞師而不與者乎春秋之初大夫無專兵之事國其同一書法而遂以後之

大夫專兵目其前其誤甚矣不可不辨

稱公子與不稱公子無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又稱公子矣左氏于此曰書曰翬帥師疾之也于逆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夫桓自娶夫人與先君之好何與且先君之好惠公事也于何徵之乎是此等例實起于左于公穀何責焉公穀襲左而益肆其邪說耳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殺州吁稱人不得其實也左氏以爲石碏果爾經當書其名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君未有書者爲人所立則書以見其國亂無王權移于下也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夫國不可一日無君而晉之惡此時又未著國無不宜立之意在也

左氏亦謂石碏立經亦書人不必從

或以不書公子爲貶則尹氏立王子朝書王子豈褒乎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非禮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郕衛之鄰國衛宣初立伐鄰見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成也立宫以祀仲子宜也禮妾附于妾祖姑此謂有子者則例得入廟世世祭矣鄙儒談禮一切皆謬總因常事不書之一語誤之也

仲子桓母必貴在隱母之上然隱桓均庶則隱長爲宜立而桓在隱世膺天王之賵得隆其母故隱亦為之立宫獻羽桓駸駸以强卒致予弑凡左氏以仲子

爲桓母是也以為即子氏非也辨見前季明德又以仲子爲隱母按子爲君當如僖公母成風稱夫人矣此何以不稱夫人乎其非可知已蓋不稱夫人以桓非君也于此見春秋時何嘗不嚴嫡庶之名分而鄙儒猶多哓哓何哉

初獻六羽

天子八佾而魯以祀文王用之因以祀周公馴至于羣公之廟皆用之今以妾母之宫始酌而從諸侯之六孔子稱初有幸其合諸侯禮之意焉

邾人鄭人伐宋

郛小國序于宗上者是時無伯以主兵者言也然曾宗方睦郛輒連鄭伐宋宜乎後之為魯伐與

擯

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謂葬之加一等豈以其書公子耶後之書公子卒者多矣豈皆葬之加等乎甚矣其誣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圍而即還也故次年春鄭人得以來輸平至冬宋人又伐乃取長葛耳公穀誤以此圍為直至次冬安

有圍及一年之久者乎

謬例謂将卑師少稱人今伐而圍其邑其非師少可知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鄭方見逼于宋懼魯之復助宋也故來輸平後八年鄭始來歸祊而魯受之或謂此時預許歸祊非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前此魯宋衛為一黨齊鄭為一黨自鄭輸平之後而魯始得與齊盟鄭為之也于是魯齊鄭為一黨而前

之同宋伐鄭者後且同鄭伐宋矣其反覆如此

秋(叶又)七月

無事時首必書重天時也則春又為三時之首其書春王益可信矣此亦孔子之取義間有不書者仍舊史偶遺之也正以其有書有遺而知之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亦書此書者非以其久也公穀說誤見前不言鄭蒙去年伐鄭圍長葛之文春秋一字不多設于此可見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媵也媵也媵不書書之者所以為日後歸酅張本書歸酅者所以著紀國之始終也若謂以為賢而志之春秋宜列女傳耶且文姜之穢跡又何以詳載焉甚矣俗儒之論大抵如此

滕侯卒

小國君卒有不書名者佚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即以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隱之世何嘗與蔡同盟乎不書葬亦以國小略也

夏城中丘

凡城必書以設險動衆國之大事也非以其不時譏也

齊侯使其弟年来聘

既盟于艾矣又來聘齊魯文好也

或稱弟或稱公子無例泛則稱公子親則稱弟也齊侯使弟不失親親之義啖儒謂罪其有寵愛之私然則待弟之道固當困抑之憎惡之乎仁人之于弟也親愛之而已矣其說云何

秋公伐邾

元年與盟今背盟以伐直書之義自見矣

左氏謂公伐邾爲宗討非也邾與鄭伐宋己及二年今魯既結蔡鄭與宋漸踈後且致伐何爲而爲宋討乎益魯與邾鄭前雖與盟至是欺其弱小而伐之自此邾爵于魯而叛服不常魯多伐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魯地詳僖二年城楚丘下隱公雖與戎盟然豺狼之性不可與文莊公時即伐魯矣是時戎方窺魯見凡伯聘歸而伐之以歸若以楚丘爲衛地此時未聞戎在衛地也戎與狄異種衛爲狄患不爲戎患也

據經于此但當書伐若云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無故而執之何與又但當書伐以歸若云戎伐凡伯于楚丘執之以歸非春秋書法謹嚴之意也妄夫張呈言之殊無謂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魯既與鄭平宋衛恐鄭之亦結于齊也故先為此遇然後要齊為瓦屋之盟所以絕鄭也左氏謂齊侯將平宋衛意謂平宋衛于鄭也若然十年宋衛何為入鄭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書法我入祊（書日法）

左氏謂鄭以祊易許田而經無其文迨桓公之時鄭伯以璧假許田是歸祊爲一事假田爲一事當舍傳而從經可也

鄭欲魯離宋衛之黨故啗之以利然歸祊之日未嘗不朶頤許田特方欲結魯未敢遽言也迨桓篡位之後遂肆其欲以璧假爲名卒取償于魯矣閱前後經文並非兩相交易之謂也

祊非我有曰來歸齊歸鄆讙龜陰田我田也亦曰來歸可見其無例矣然例無而書法則有之曰我入祊

明非我有也齊歸則無其文

春秋之初内外大夫皆書名無例名究非貶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邪說謂宿未能同名故男卒按蔡未同盟而名之宿

元年已同盟而不名其說恰相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無伯者主之惟主

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以後諸侯之會唱伯者主之

以伯者先焉此瓦屋之盟宋主之也左氏謂齊人卒

平宋衛于鄭則是齊王之何為先宋哉葢誤以齊桓以後解此也

且左氏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且不與也又宋衛雖鄭欲致齊以絶鄭豈齊之本意乎故明年齊鄭卒伐宋矣此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即莒子以其國小常稱人諸傳昧此以為微者又以微者例當言及不當言公及于是多方辭費以解釋之是無故而自生荊棘也豈知人者上下之通

稱而及與公及無例卽與微者盟亦可稱公及乎
塡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翬挾柔溺外之鄭
宛詹紀裂繻皆名未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內之天
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也此與
甚則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
未有不書氏者齊高傒晉趙盾陽處父衛甯速孫良
夫宋華元華孫皆是也此蓋周時之變而非書法之
變也春秋之初惟內大夫卒而稱公子者二公子益

師公子彄是也此二公子杳隱之叔父以尊故書之其餘惟名而已故無駭挾皆不氏也然無駭挾之不氏又異于翬柔溺之不卒矣無駭挾世祿也翬柔溺非世祿也非世祿則亦不卒矣此宗呂大圭氏說無以加此故爲之刪改而録焉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内王使三至而公不一答葢直書之而義自見然王室之不振亦王有以自取之與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雨雪之雨為下

挾卒

說見上

夏城郎

郎魯要地故城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八年齊雖與宋衛盟瓦屋然非齊之本意也旬是將謀伐宋而先會魯所以堅魯之心也明年會鄭伯盟中丘而乃伐宋矣左氏謂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

士以王命伐之即据其述葛繻之戰鄭莊實不王矣而乃謂鄭以此加兵于宋乎且于取郜取防下云鄭莊公可謂正矣其顛倒是非如此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為伐宋之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謂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句有此先字遂有翬不氏先期也之邪説矣夫中丘三國咸集師期已定于此時何得謂翬為先期乎

工書公會齊侯鄭伯此書翬帥師下書公敗宋師是翬之帥師為公使甚明則四年之翬帥師其為公使亦明矣不可以驗左氏之誣而子說之正乎

諸侯征伐必命將帥師不親臨陣也故書翬帥師而下稱齊人鄭人者猶之乎翬也下書公敗宋師于菅郎翬敗宋師將之功歸于君也且勝負宜以國見也若稱翬敗宋師豈成書法耶世儒貿貿見書翬則以為翬書公則以為公茫然若會有兩師者經之書法全然不曉而尚欲解經乎呂大圭氏有公為奇兵之說趙鵬飛氏有公後潛師出其不意而敗之之說

六月公敗宋師于菅

說見上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左氏謂鄭莊公于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不獨是非失實且與鄭何與經書我取郜取防傳言鄭取而歸于我豈可信耶劉原父謂如傳言春秋為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也誠然

不言宋亦蒙上文

秋宋人衞人入鄭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報夏之伐也鄭幸管之敗師還在郊宋衛乃乘其虛而入之戴鄭之與國宋衛又要蔡共伐之而鄭乃因其伐戴掩其不備伐取三國之師焉或以取為取戴夫戴若為三國所得鄭取還之可也然三國未嘗得戴也若為鄭取戴夫伐戴者三國也鄭不伐戴何為取之耶即鄭自伐戴可也何必因三國之伐始伐取之耶至有謂鄭既取戴又兼取三國之師以一取四尤必無之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近于衛衛之與國齊鄭入其國猶宋衛伐戴之意

左氏亦謂討逆王命悉誣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薛鄰國故相要同來朝魯而經亦並言之劉原父謂二君不特言者譏其旅見然則豈有二君同來而今日見一君明日又見一君乎此總為常事不書之說所誤以致此深文耳其說有關典禮不可不辨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與鄭郝故鄭棲齊魯以入之利己之私也入人之國而左氏猶謂之知禮其誣可勝道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魯十二公惟隱閔二公薨不書地不書葬以見其為弒也不書弒者為尊親諱也而以不書地不書葬見之者不沒其實也桓亦遇弒而書地書葬者書地以其于外也若不書葬嫌于內之弒之也此等處史臣所不能惟孔子明乎為人臣之義而然也故為孔子之取義也

或謂不書地為不忍言不書葬為賊未討皆弁髦之

見不足深辨其職未討不書

葬詳無刪詳考